

为何要管理“野划”？是因为“生命至上”的原则不可动摇

一座网红小镇的水上运动安全探索



一些水上运动爱好者有些不解：为何一定要“多管闲事”，拦住个人爱好者下水“野划”？金泽镇用多年的管理实践给出了答案：干预“野划”，是因为“生命至上”的原则不可动摇。在这个以水为名、因水而兴的水上运动产业聚集地，每一条爱好者眼中“吃力不讨好”的规则背后，都有一桩桩关乎生命安全的故事。

危险的“野划”：10岁儿童独自下水6小时

就在前不久，金泽镇刚刚因“野划”而经历了一场惊吓。皮划艇教练阿飞，至今能清晰地回忆起，他在20多天前在水面遇到独自顺水漂流的10岁男孩时的细节。

阿飞是金泽镇淀湖村一家名为“野浪”的水上运动俱乐部主人。“野浪”俱乐部所在的淀湖村，与岑卜村距离2.5公里。两个村落以水相连，俱乐部的航道之间互有交叉。

金泽镇对涉水经营企业有着严格的要求。所有经营水上运动的涉水企业，其活动参与者必须正确穿戴救生衣，有教练员陪同。像阿飞这样的资深教练，仅凭救生衣的款式，就能辨别出船只下水的码头。

在河道上看到男孩的那一刻，阿飞就察觉到了不对。这名男孩身边没有跟随教练，救生衣和皮划艇的款式也很特别，因为当时天色已晚，理论上，所有俱乐部的船只，都应处于返程或正在返程的状态。

阿飞观察了一会儿，决定上前搭话：“我问他是从哪儿下的水，他说就是从这附近下的水，我问他知道要去哪儿吗？他说不知道。”

阿飞不敢马虎，他立刻要求男孩跟随他返回自己的码头，上岸后，孩子已有些虚脱，阿飞立刻拨通了孩子父母的电话。

“也就一两分钟，警车就都来了，我才知道，孩子的父母已经报警两个小时了。”遇到阿飞时，男孩已独自一人，在未携带通讯设备的情况下，独自在水面上漂泊了6个小时。

显然，男孩完全低估了野外水系的复杂程度。作为独占全市90%天然湖泊水资源的大镇，金泽镇近四分之一的面积都是水。

即使是成年玩家，也很容易在金泽镇错综复杂、相互连通的水系中迷路，更何况是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。

“发现孩子时，他已经渴坏了，一口气喝光了一瓶水。现在天气这么热，如果再晚一点发现，孩子中暑了怎么办？”想到孩子若未被及时发现可能遭遇的危险，阿飞忍不住后怕。

必需的干预：“绝不是为了收那一点点钱”

这已不是金泽镇第一次救助“野划”者了。自打桨板等户外水上运动为大众所熟知后，因“野划”带来的安全压力，就始终萦绕在这一新兴产业之中。

2024年，同样是因为“野划”，在金泽镇东西村，一起溺水事故险些发生。

在绕过岸边巡逻的劝阻人员后，一对带着孩子的夫妻，在仅有孩子穿着救生衣的情况下，三个人共乘一艘艇，私自进入了东西村附近的水域。

划至水中央后，三人因操作不慎，失去平衡，全都跌入了水中。孩子很快依靠救生衣重新上板，但未穿着任何救生设备的爸爸，陷入了危险之中。他在水中竭力挣扎，近乎溺水。

万幸的是，事故发生之时，水域附近刚好有村民经过。最终，是一名年过八旬的村民，划着自家的船只，将这名落水男子救了上来。

“事发后，这家人对伸出援手的村民千恩万谢。他经历过一次就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对私自下水行为进行管理，绝不是为了收他那一点点钱，而是为了守住生命安全这条红线。”金泽镇党委委员吴建芳说。

作为上海市最早打响水上运动品牌的街镇，金泽镇汇聚有40余家涉水经营单位，拥有皮划艇超900条。在管理实践中，金泽镇逐步摸索建立了一套针对涉水经营单位的安全守则，包括“严禁夜间活动”“严禁恶劣天气活动”“必须正确穿戴救生衣”“必须有教练陪同”“必须购买保险”等。



与“野划”者的抵触不同，活跃在金泽镇的涉水经营单位，对于这些要求欣然接受。因为常年和水打交道，他们深知，这些从实战中摸索出来的安全规范的重要性。

“因为水上运动目前缺乏通行的规范，所以我们更要根据自己累积的经验，做好自我要求。”击水俱乐部负责人“小燕子”说。

以“有教练陪同”这一要求为例，这个在一些相对平缓单一的水系中尚可“讨价”的条件，在金泽镇，由于其水域的复杂性，是一个“必须”的要求。

“金泽镇的水系之间是相通的，不熟悉水况的人，很容易划着划着就从小河划到大湖上了。”

一位资深从业者解释：“像淀山湖这样的大湖，可能一开始还是风平浪静的，一点事情都没有，但突然就起风了，这时候一个反应不过来，划桨板的人就可能被风浪推到了别的地方去，上不了板了。就算是掉落的人有能力打电话救援，湖面这么大，搜救也需要时间。”

“很多人都知道山不能乱登。但有一句老话，叫‘欺山莫欺水’，水上的事情比爬山危险多了。爬山掉下去不一定会死，但水面掉下去溺水了，5分钟内得不到救援，一定会死。”阿飞说，严格的禁令，源自直白的困境，“一个人划船，如果皮划艇漏气了，谁来救你呢？”

在关于“野划”的管理问题上，金泽镇的职能部门、属地村居和涉水经营单位之间，有着空前一致的共识：就算是吃力不讨好，出于对生命的尊重，他们也必须对“野划”行为进行干预。

待解的难题：水上运动安全管理需要明确规则

无奈的是，由于缺乏必要的执行依据，管理部门和从业者们，为了保障安全所做的努力，常常无法获得玩家的买账。

桨板等各类水上运动器材的价格并不便宜，敢于带着器材独立到陌生水域游玩的“野划”者，要么有一定的水上经验，要么有着超乎常人的自信。面对劝阻，他们通常不会轻易放弃。

客气一些的“野划”玩家会选择离开有人管理的区域，在金泽镇庞大的水域之中，为自己另觅一个偏僻无人的角落，再次下水。一些强硬的“野划”玩家，则会直接和管理者们吵架。

“他们拿着桨板往我身上撞，说这是公共水域，凭什么你不让我下水，把你的证件拿出来。”不久前，因为劝阻下水，岑卜村一家桨板俱乐部的老板娘，刚因劝阻两名未穿救生衣的“野划”爱好者下水，而遭遇攻击。

令老板娘感到无奈的是，尽管她肩负着守好自己经营区域的安全底线，承担劝阻私自下水者的责任，但由于户外水上运动领域，尚未出台明确的管理法规，面对“野划”者的质问，她最终仍败下阵来。

当天，两个自带桨板的男士，最终还是绕到了老板娘看不到的地方，自行下了水。老板娘发现，她竟是这场冲突所有人中，最担惊受怕的一个。

“我还跑去了他们的帐篷，提醒他的妻子。我说你丈夫和朋

友没穿救生衣，如果你车里有的话，我建议你去看一下。结果，他老婆笑眯眯地和我说：‘没关系的，他们有脚绳’。”

这个回答让老板娘更加担忧：“连脚绳和救生衣的作用都分不清，他们能有多少经验呢？”

后来，老板娘悬着的心，终于放了下来。她在自家俱乐部的大众点评页面上，收到了两名男子平安归来的消息。他们在她的大众点评页面上打了差评，理由是影响了他们下水。

由于缺乏必要的执行依据，在户外水上运动安全管理中，这样令人无奈的情况比比皆是。

出于风险防范的考虑，金泽镇要求涉水经营企业需为活动参与者购买保险。但在俱乐部实际操作中，“买保险”这个风险类项目常见的操作，运行起来却并不容易。

“为个人购买保险需要提供详细的个人信息。一些参与者会质疑我们这样做的目的。我们只能鼓励散客，自己给自己买保险。”

类似的困惑还有很多，比如该不该要求玩家将电子通讯设备带下水？该不该允许“夜划”（夜间划水）？经过培训考取证书后，个人玩家是否可以脱离教练独自下水？这些关乎着玩家生命安全的细节，在户外水上运动尚未形成管理细则的今天，大多都只能靠着教练和玩家，自行摸索，探寻边界。

加快的步伐：探索制定区域规范保障水上安全

“安全无小事，我们正在探索在金泽镇辖区内建立一套安全指导规范，明确权责，将水上运动的安全以规范的形式加以保障。”金泽镇党委委员吴建芳说。

作为上海“破圈”最多，品牌效应最强的水上运动胜地，多年来，在持续不断的实践探索中，金泽镇积累了大量关于水上安全管理的经验。为了解决水上运动管理苦于无依据、无抓手的现状，金泽镇着手探索，以过往管理经验为基础，在辖区内形成一套安全指导规范，明确管理主体，确定金泽镇各职能部门、属地村居的管理职责。同时，对经营单位的安全管理要求进行细化，诸如“在活动前进行强制性的安全告知与基本技能培训”“配备必要的教练船和救生艇”“遇到恶劣天气立刻终止活动”等水上运动中必要的安全原则，都将在规范中以条文的形式明确。

记者了解到，目前《金泽镇涉水体育项目安全管理指导规范》（第一轮征求意见稿）已基本形成。接下来，金泽镇将组织各职能部门、相关专家以及行业从业者，对规范进行完善，力争早日在镇域范围内，先行先试，探索保障户外水上运动良性发展的最优解。

近年来，伴随着户外水上运动的快速发展，市级层面也加快了立法的步伐。记者了解到，上海市水务局已将修订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列为市水务局2025年度立法计划的调研项目。

市水务局表示：目前国家正在对《条例》的上位法水法、防洪法进行修订，上海市水务局根据上位法的修订情况，结合本市河道管理实践，正在对《条例》开展立法调研。在调研工作完成后，市水务局将向市人大和市司法局汇报调研成果，争取早日列入立法计划的正式项目。

“在立法调研中，我们发现，一方面水上运动管理涉及职能部门众多，另外一方面现行河道管理法律法规中对水上运动管理无相关规定。在条例修订过程中，我们将水上运动管理作为重点，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开展立法调研，力争妥善处理好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，从而更好地规范河道管理，促进水上运动健康发展。”上海市水务局工作人员表示。